

競賽着的人們

孫

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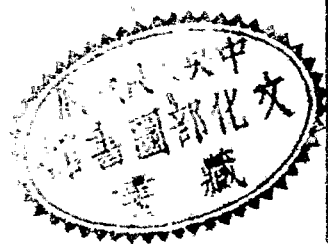
三聯書店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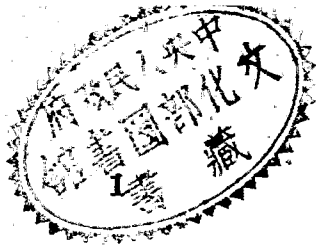
競賽着的人們

孫

濱 著



712.9
1233



競賽着的人們

孫 濱

目 次

壽

咱們的老工友

爸爸

老朱

張惠遠

民主號列車進站了

立功

迎接「五一」

「黑瓜子」

人民的車站

換枕木

司機員

修車工匠

老張頭

他捧着功勞簿

競賽着的人們

出發

群

鬪倒八大頭

一位英勇的破路隊員

壽

(一)

好像燒紅的一塊鐵
已經在鐵砧上
敲打過六十年了
大叔
你說對嗎

(二)

發紅的臉膛
鼻子像一座石頭城
兩撇鬍子

像兩座森林

在發笑的時候

眼睛像夏夜的閃電

一雙手不斷地

敲擊着歷史的鐵壁

你走過了

用白骨鋪成的道路

(三)

『同志！咱有一句話』

把額上

像園子裡熟了的葡萄似的汗粒

揮灑在地上

『咱的心是定了——』

咱的心全獻給革命』

(四)

如果把手指平攤在地上
就像五條軌道
向五個方向伸張出去
不知有多少列車
已經從上面奔馳過去——
如今剩下的
那些像松節樣粗糲的創疤
仍像火層岩的山石
發散着灼人的氣息……

(五)

『活上六十年
六月上翻了身』

在車床面前受了

六十年的窮罪

車床上畢竟開了花

斗大的金『壽』字

在紅亮的燭光裡

看一個翻着觔斗的宇宙

上千的人

呼喊着敬禮

(六)

大叔

你返老還童了

再幹上三五年

定要看到滿山遍野的花朵

開在人民的樂園裡——

咱們的老工友

你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

門牙已經缺了兩瓣

鬢髮傢開着的梨花

在工廠里，你是「北鐵」時代

遺留下來的「三朝元老」

瓦斯和爐火

把你鍛鍊的像一條軟鋼

艱苦的歲月裡

頭額上的縐紋不斷地添深

前年「滿洲國」滾蛋了

你從機器間伸起腰來

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叭上一鍋子煙

對着那些一時沉默了的機器

咀咒它磨你的太狠

差一點把全身的血液都吸乾了

你却又歡喜的夢想過

新的「主人」也許給你帶來福音

「祖國」的「畫餅」曾使你讚美

可是，新的政權還沒有降臨

什麼叫翻天覆地的革命

你的腦瓜

忽然又糊塗的痛苦起來

當你每天看見那些混亂的現象

成群的工友都一轉就溜開了

打罵，吵嚷，快變成了賭場和小市

許多貴重的零件都各自帶回家去
或是已經出現在大街上了

工廠像得了重病的老牛

呼吸也困難，彷彿再也站不起來了

你到機器間去溜轉一次

心上就又多了一層憂慮

眉毛和眼睛越縐的緊緊

民主政府接收後

宣佈了人民的工廠，民主的管理

你和那個既年青，又不善于講「禮貌」

沒有一點「威風」的幹部第一次見面

相信不了他們會辦得了大事

工友們都像一群野雀

口里叫着「民主」，滿工廠亂串

左一個會，右一個會

機器也開動的稀稀拉拉

人民的工廠很好

彷彿用麻袋向家里偷搬材料是「正義」的
民主的管理行啦

就在機器旁邊睡上一回大覺

誰管不着誰

老年人被扣上了死腦瓜骨的帽子

一台好好的機車丟在外邊

讓風吹雨淋，讓人把零件都卸光了

幹部忙的見不着面

廠長還是那個「滿洲國」時代的傢伙

假如工廠不是你三十年的老朋友

真想拍一拍屁股

各奔前程去吧

但是，人民的軍隊在打勝仗
肅清匪類，政權鞏固起來了

工廠里又添了幹部

成千的工友中也出現了新的頭行人
機器增加着速度

處處都响亮着新鮮的歌唱

把拿回家去的材料也慢慢的送回來了

從前修車一個月只修十輛八輛

現在已經增加到了二十，三十

工廠是咱們自己的

工人階級是創造新社會的動力

你的臉上纔開始了微微笑意

可是，新的憂慮又來打擾着你

因為你是老人

像一隻沙漠上的駱駝

無論走到工會

或是機器間，有啥事要開會

年青的人都跑到前邊去了

你的心里有數

在工作上不比誰弱

第一次搶着競賽的時候

你却急眼了

光幹得多就行麼

三天壞一把鋸刀

剛出廠子的車又開回來了

這那里是在工作

糊弄鬼，白白的糟踏了材料

領導上完成了你的心事——

不斷地糾正着糊弄的現象



你開始佩服共產黨

去年元旦的那一天

你是工人階級中的老前輩

獲得了光榮的尊敬——

上級首長都來跟你慶壽

這纔使你開了腦筋

懂得了人民的工廠和民主的管理的道理

當即決心一意要為革命

三月開凍

工廠里缺乏材料

鼓勵你們全分廠的工友

翻開積壓十年了的廢鐵堆

數百種完整的材料

替公家節省了數千萬元的開支

你的手上

像松枝一般

被廢鐵劃着一道道的血痕

你却啊開缺牙

兩眼閃着愉快的光輝

發誓更要好好地幹

對得起首長

對得起共產黨和人民

展開學習

思想的混亂結束了

清除了壞人

撤銷壞的廠長

工友們都真心的把工廠看成自己的家

只要還有一分鐘能爲工廠幹活的就幹下去

機器間像掀起潮湧的海洋

汗水滴在繞紅的鋼鐵上發出焦味
鏟床上的工友們開足馬力

黑板報上每天都宣佈着新的成績

如果前一個月是一百分

這個月就是百分之二百到三百

彭建明胡昌友兩晝夜

鏟螺絲三千一百十三個

平時每人只能作够四百

那個也是六十歲的老人王吉福

將八晝夜纔能完成的橋樑鑄銅座子底面四件

二人協力，四天就完成

這種提高工作效率的英勇事蹟

使你的心上也燃起了競賽的火焰

把烏黑的帽子一掀

露着光禿的頭頂，那像一塊火石似的

出現在機器間

就像一位率領千軍萬馬的將軍

那天全廠開敬老會

新廠長（他是老幹部）作了自我批評

領導上光顧青年工友們的火楞勁

沒有適當的照顧到老工友

儘量的發揮他們的技術和經驗

青年工友徐林，他才二十四歲

也站起來講了話

咱們在前不團結

看不起老工友

嫌他們的腦瓜骨像毛坑里的石頭

政治方面朝前跑

技術和經驗却落後了

輪到老人發言

你站起來像一枝向日葵

一遍掌聲，人人都笑開了

你的白鬍楂子一掀

你說：共產黨實在偉大

帶領着工人階級打衝鋒

你要好好地帶領青年工友們

在生產戰綫上打幾個勝仗

第二天

你就把俏門拿出來了

掛瓦用同樣的材料

從前只掛三十五塊，這回

還減少了鋁錫

一下就掛了五十多

從此

你就像年青了三十歲

爸爸

四點半下班

完了工作六點纔回家

『咱們要立下一功』

爸爸今天的心上很沉重

進門一句話不講

一口氣吞了兩碗高粱米飯

悶着頭抽一鍋子煙

就摸上了炕——

腦瓜裡跳動着那個「功」字

跳動着那輛破機車

跳動着銅瓦，軟管，風泵，給油……

技術像一條鞭子

在空中抽响着聲音……

爸爸像一爐燒得通旺的火

媽媽的心裡也七上八下的摸不着底

啥事情使他這般操心——

爸爸躺在炕上不斷地做着夢

爸爸夢到了

在廠門前的黑板報上

粉筆寫上特號的標題

丁工友改造了

風泵主閥大漲圈

來替代風爐門漲圈的材料困難

翟工友組在機車的走台兩側風入弁上面

裝置上他們改製的吸油壺

使給油機吸油順暢

不再使汽筒發生燒損或磨耗的故障

他們都立下功

走過黑板報面前的人

都把帽子往後腦勺一掀

看，看人家的……

爸爸夢到了

廠房里像大海掀起了潮浪

機器在呼嘯，在發狂，在奔跳……

人們的兩眼都燒的冒火

火花在機器間迸閃着

耳朵裡不斷地交鳴着

『立功！立功！做人民的功臣』

機器鍛的滿身是汗

吊車在忙碌的搬運

『二癩子，你的計劃怎樣嘅？』

『坯子已經做上

經過擦磨，明天就試驗』

『組長！我想銅料缺乏

就用軟鋼來替代』

『咱正在研究』

當初原是第二號「拉拖」

也改造了吸水軟管

又參加了修車投標

十四個工完成了

別組要三十個工纔完成的活

爸爸夢到了

人家都稱咱老工友

三十年的日子是白搭啦嗎
眼看見人人都在搶着立功
年青小伙子有勇氣不用提
甲檢組的老焦頭不也在

改造吹風機和風泵材料上了報
工廠是咱們的，思想可要進步
頑固的帽子就讓給人家扣上嗎

這幾天，爸爸在機器間更沉默了
兩眼直瞪瞪；瞪着機器，瞪着成品

『組長！咱們投一標
立下功給人家看看』

今天廠裡翻出來一輛破機車
別人投五十個工，
最高的工也是四十來個
把組長的肩膀一拍

『咱們投三十五個怎樣』
組長是接受了他的提議

爸爸夢到了

週身透閃着光榮的機車出廠了

不僅在功勞簿上提了名

機車在鐵道上走着

像歌聲走遍了原野

工友和群眾都傳說着它的事蹟

彷彿走進了那熟透了的菓子園

爸爸高興的兩手一揮

却打在媽媽的胸脯上了

『怎整起的？發瘋了麼』

爸爸也樂的笑了

『你說怎整起的

咱明天就要立下大功，』

老 朱

工人應該以自己對革命的無限忠誠與偉大貢獻，來作人民的榜樣，領導人民前進。爲了爭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與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成功，工人應該吃得苦，做得多，應該學習許多模範工人如趙占魁同志等的榜樣。

——紀念「二七」新華社社論

「西滿」的乘務員

有過臨到母親病的快死了

運輸任務重要

還是愉快的去出勤

哈爾濱的一位司機

爐條掉了

爲着不誤點

披着麻袋就鑽進

高熱的火室

眉毛都燒焦了……

工人翻身了

要挖掉蔣介石這條壞根

鐵路工人的英勇事蹟是很多的

咱們機務段的機械工

年輕的老朱就是一個——

矮小的個兒

油黑的破制服

油黑的臉

手上還滴着油液

眼睛閃着光

就是他，就是他呀

三晝夜沒有睡覺

修復給水所的水泵

機車得順利的通行

機車像一條大黃牛

不喝水就要站下

正是軍運緊急的時候

我們的機械工

馬上帶了一班人趕到

雖然年輕的妻子

得了嚴重的傷寒病

任務緊急

託付了別人三兩句就走了

工作正在火熱的進行

電話告訴了他不幸的消息

『人是有生有死的

工作完成了再回去』

他沒有掉過眼淚

像前綫的戰士打衝鋒

更鼓勵了大家的熱誠

衆人都說要一個禮拜才能完成的工作

三天就完成了

有一次

修理興隆的給水所

新來了一部原動機

發生了周折

裝上去不來水

然而需水又急
受了批評

工友們都垂頭喪氣
而他挺身而出

『咱們幹到底

幹好了叫他們收回批評』

十六晝夜的鑽研

一顆小小的螺絲

一截不重要的輦管

都經過了周密的檢查，研究

每天只休息上一二小時

臉皮都翻黃了

眼睛都快被疲勞貼住

終於獲得成功

在全體工友中轟開來

『老朱真是蓋啦』（註）

又有一次

三號井戶管子破壞了三四節
打撈的時候

又是在夜間，僅點了瓦斯燈
撈上來倒卡子時

一下被鐵鍊把手打傷了

他沒有哼過一聲

撕一塊破布纏上

根本就沒有想到進醫院
仍就跟大家一樣的幹

還有呢

有一天他通過車站

看見一輛貨車溜了

車站的人來不贏

他馬上搶去擰開

可是，車已經溜到道木垛

只有一點點小縫

人們都叫着危險

他不顧一切的擰着

把衣服撕破

背都壓腫了

工友們把他摻回家去

然而，阻止了事故

如果讓它溜到橋下去，

那裡正有數十名工友在復舊

不知有多少人要被壓死

提起來大家都還害怕

完全同意給他記一次大功

(註) 蓋，很好的意思。

張惠遠

(一)

張惠遠呀

你蹲在洪爐面前

就像燒透了的一塊鐵

又紅又亮

張惠遠呀

三人一班你管燒火

洪爐里的火燄

烤焦了你的眼睛

烤焦了你的手

你的手像一對鐵錘

張惠遠呀

你沒有尋思別的

你只尋思怎樣把料燒够火候
供得上機器去鍛

機器是個餓死鬼

燒够火候的一爐料

它幾口就吞了

又擺出貪饞的樣子來等候你
真把你急壞了

(二)

並沒有把你急壞

你的心上一核計

從前一爐只並排的燒上二十根料

今天你捧了一抱料

就往爐子裡扔——

掌鉗的老崔急眼了

『你發瘋了麼』

那還能成，燒不透』

你說：『能成，燒得透。』

燒是燒透了呀

也够機器鍛了一氣

止了止它的饒勁

可是，有的過火了

就灘在火上了

這那能成

這又叫你繃緊了眉頭

材料寶貴

不能浪費材料

老張又開始了尋思

兩隻眼睛死瞪住爐火

瞪着，瞪着，

心裡忽然亮開了

料灘了是火大過了勁

先悶住點火

料往焦子縫裡漏

就用鶴嘴鎬打一打

這一下可使全組的人都開了心

掌鉗的有了勁

收拾材料的有了勁
機器也鑲的高興

不料，老張又有了新的道理
這一下就堆進了五百
可把全組的人都駭住了
老張却很沈着的講着：

『大家都不是在喊着要立功嗎
咱們組也該立下一功呀』

可是有人問

『上頭的壓得太沈
從底下挾不出來』

你說：『挾得出來

先往上一擡

擠個空，再一打轉就揪出來了』

民主號列車進站了

剛下過猛雨

太陽掃開濃雲

鳥又飛出樹林

民主號列車進站了——

機車在勝利的呼喘着

好像有許許多多

沿途帶來的新聞急着要講似的

見了每一個人都是大方的笑

打着招呼

彷彿就要擁抱過去

『同志！又見着了』

『哈哈！你又要上那里去』

掛上背包

提着皮箱

排成隊伍去檢票

排成隊從地下室

到第二站台上車

沒有人叫着丟了東西

沒有人敢忽然叫一個人站下

說是要『檢查』第二次——

一個老太太跌在水凼里了

立刻就有人把她扶起

對面又有列車進站

「工人號」的金字

像三顆特別發亮的星

滿站台的人

都掉過臉去歡迎——

『同志！辛苦了』

民主號列車是謙虛地

迎接着『工人號』

嚟

這彷彿是命令

人們都在品評着

這兩列曾經是破爛的傢伙

從勞動英雄們的手里

撫育出來這嶄新的列車——

顏色漆得鮮明，油打得光

機件擦得乾淨

四平八穩

每小時走五十公里

「喂！你坐那趟車來的」

「十八點民主號列車」

「漂亮！如今的工人大不同了」

廣播機忽然開放了音樂節目

人們都睜着快樂的眼睛

機車也唱着氣笛……

立功

咱們常常講着

鐵路員工英勇奮鬥的故事——

機械工連勤七天七夜

媽媽重病在床上

自己仍興奮的出勤

火床壞了

披着麻袋就趲進火室去修理

把衣服和眉毛都燒着了

咱們的徐工友

在這次迎接「五一」的立功運動中

每逢作夢

都尋思着這些事蹟

自從上次的動員會後

徐工友就多了一番心事

他的工齡不長

技術不太精通，經驗不够充足

站在轉動着的機器面前

好像士兵守在戰壕里

那許多勝利的消息

許德昌研究出改造給油的油罐成功了

功勞簿上記着輝煌的名字

崔福臣改造吹風機

立功的消息像春風吹過機器間

他也不笑，也不吱聲

只把眼睛瞪着

這像森林般豐富的機械叢林
緊緊地皺下眉頭……

日子並不是飛快的過去
立功的浪潮

工友們都像衝鋒的騎隊
被滾捲在火熱的風砂里
一天

徐工友的名字

忽然像一塊燒够了火候的鋼鐵
落在工友們的頭上

因為他從前是一個「拉拖」(註)

狠心的丟掉了吃、喝、嫖、賭

集中精力參加立功

他用鉋開的廢銅瓦條

來做造改良的排水閥

用一塊碎鐵創造了

鉋機車汽室漲圈切口用的胎架

立功簿上記下一次大功

伸直了發酸的腰板

臉色像向日葵

談笑像灘上的流水

註：即二流子；懶漢。

迎接「五一」

瓦斯燒透了鋼片

燒紅了臉，燒紅了手

燒得半邊天透亮

廠子閃耀着銀光

黑色的油膩

油膩塗滿全身

汗毛像黑色的森林

在瓦斯里燃燒着

像六月的豬崽

從油和泥的香料里翻滾起來
喜悅的摸一把臉上的油渣
送出了一輛新車

鮮紅的大字

塗寫在綠色的車皮上

「英雄號」，「突擊號」

你揮着鐮刀和斧頭

又跑進了秧歌隊的舞場

新車開出去迎接「五一」

像園子里的花朵迎接着春天

你們的秧歌隊

在海一般擁擠的人群里

輝煌着勝利的信念

「黑瓜子」

(一)

咱們的「黑瓜子」

整天浸在煤渣和汗水里

像牛倌一般的

餵飽了機車

去完成它萬里的走行

(二)

粗杠子和鐵銑

在火紅的太陽里揮揚

咱們煤台工友
也火熱的參加着立功

(三)

要把機車餵得好
讓它去獲得走行的第一名
把石頭都揀出來
大塊的煤要敲碎
不要叫機車傷了胃
在中途出了毛病

(四)

用歡呼送走了機車
把石頭上的煤砸出來
硬石頭用車搬到綫外去

爲革命的公家節省
又準備好下一輛機車的來臨

人民的車站

人民的手

從劫掠者那邊

奪回來

自己的車站

用燃燒的熱情

比劫掠者

更十倍的重建——

站房刷新

紅旗在屋頂飄揚

播音機放送着

時事報告，音樂……

正點發車

「五一」節——

紅色的五月

像海

灼紅的手

開着列車

衝過草原

進站了——

尖銳的汽笛聲

掃過月台

掃過人們的眼睛

無論軍人，百姓
依次剪票

依次上車

人人都想着

『自己的火車呀』

因之

還有什麼爭吵呢

無數的人

不斷地，從

高大的玻璃門

擁出，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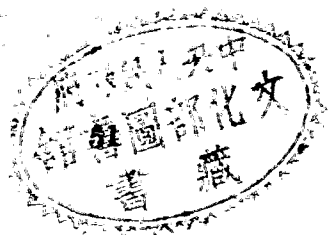
穿制服的幹部

忙碌地工作着

各色各樣的群眾

閃耀着粗黑的臉

像翅羽似的



張開着兩臂
驕傲地擺出
主人的姿態——

巨型的彩畫

吸引着

成群的歡衆

在自己的解放區里

進行着「五一」突擊

軍隊在消滅着

蔣介石的「美械師」

帶着紅臂章的車長很忙

「牡丹江的車在一股道」

扶着老太太

嚮導員沒有停過脚

招呼着

解答着……

『站長同志

滿洲里去的啥時候發車？』

『六點四十分』

『站長同志

綏芬河來的啥時候到站？』

『十七點五十五分』

機車

裝滿了煤

喝飽了水

鳴——

長嘯一聲
向東開行……

換枕木

金亮的汗珠

從臉額上

從凸起的筋肉上

跟隨着鈍重的鐵錘

和釘鏘响着的道釘

落在道軌上

落在枕木上——

太陽怒放着紅光

閃爍在這群人的胴體上

高聲的喧叫——

彷彿在爭論着什麼——
嗤笑和歌唱

又隨鐵錘在不斷地起落

搬枕木的人在奔走着

拿「米突」的人在忙碌的記算——

道叉子面前的一堆人

有的拙土

有的起道釘

有的搬移道軌

換上一條枕木

從新把道釘搗固——

『綏佳綫的最高記錄

一個人一天換二十三根

咱們呢』

把毡帽一扔

緊一緊腰帶

褲脚也捲起來

你走兩次

他已經走了三回

你要兩個人抬

他一個人就扛上了

『老徐！勞動英雄』

他明白

擁護革命不是說空話

要跟着共產黨走不是吹牛

困難在前面

戰勝困難才有好本事——

鏘，鏘——

「喂！認真搗固

不要再講啥「道理」了」

一陣啞笑

像一陣清風

掃去了身上的疲勞——

從南邊的鐵橋駛來

火車要進站

結滿厚繭的兩手

又從臉上

摸去了一把髒汗

又從五十米外扛來道木

誰在背上抓了一把——

有誰還在開笑

尖着嗓子在呼喊
有種的就來比賽……

嘟嘟——

列車從面前滑過去
彷彿是從他們的手上
輕輕地滑過去似的
迷笑着眼睛
要爲人民立功

司機員

(一)

短小的個兒
却像一塊銅
凭摔摔不爛
敲起來响鏘鏘
他的聲音
响在人們的心上

(二)

在功勞簿上記着：

『坡道上發現小起重機

立刻停車制止了顛覆』

『信號錯撥了道叉

沒有駛進死綫出事故』

他記的是大功

(三)

提起他的名

他的名連接着列車

像顆燒紅的金星

在北滿的平原上劃過

劃在人們的記憶上

(四)

爐火烤紅的兩頰

眼睛也像燒紅的火花
沒有更多的言語

『同志！最寶貴的是行動』
他的手一揮

機車就在軌道上馳行

(五)

他走到那里

他的火花就亮到那里

『朱德號是勞動英雄』

風在平原上吹

吹過了人們的好記憶

機車唱起歌來

就像閃電在天空

鷹鷺在雲靈里……

(六)

「八點四十分發車
軍事運轉到前綫」

他急急忙忙地走着
脚下的雪粉在飛濺……

「昨夜傳出的消息
民主聯軍打進了長春」

嘟嘟，嘟嘟

他帶着立功的願望

月亮在雲彩里跑，

他的機車在軌道上跑……

(七)

松花江在北滿平原上流淌

他這顆燦爛的金星
在北滿的上空驕傲地照耀……

工 匠

頭髮像冬天的樹林

後腦勺掛一頂

已經分不出是什麼布料的黑髒帽

完全敞開着汗水成河的胸膛

屁股上擺蕩着鐵飯盒

沿路爭辯着一個思想問題——

有了決心爲人民服務嗎

把一天的疲勞

像抖一抖身上的灰塵似的抖去

他常常爬在破機車下面

潛心地研究着一顆螺絲，一根細微的膠皮管。

粗劣的油渣塗黑了廠地

也塗黑了他的臉，和全身

甚至於塗黑了他的心和肺

他底兩個鼻孔就像兩道煙筒

硬地皮頂的腰酸背疼

然而，他爬出來了

總是愉快地看着機車開出去……

『從前你把咱看成像牲口

高興了打兩個耳光

不高興就叫回家去「吃」』

講道理他是理直氣壯

把壓迫人的傢伙

也像一條死狗似的拖下來

把衣袖捲到上臂

鋤頭發射着光芒

『叫他帶高帽子遊街

交公安處懲辦』

他把頸子一伸

煙頭扔的丈八遠

又趨進了那輛破機車的下面去……

隆隆隆隆隆隆……

機車像野牛似的衝過來

他跳到一邊

讓血紅的太陽

帶一聲晚安橫掃過去

鍋子里高粱飯早熟了

穿過枝葉繁茂的林園

發揮着勝利者的興奮
摟抱起白胖胖的小孩
太太在編織着絨毛衣
『從前有過這樣的日子麼』
涼風輕輕地溜進窗帘
給灑上了野花的香味……

老張頭

(一)

他底眼睛

是風吹？是霜煎

是煙燻？是火烤

像泉水流淌在硫磺質的灘石上

經常滴着眼淚

經常就像要潰爛似的

(二)

沒有應分的營養

從小就扔給了飢餓
從鄉村被趕到城市
從垃圾堆的旁邊
被低價買進了工廠——
在車床面前
就像槽頭上拴的牲口

(三)

一塊白色的綢手絹
(那是一位工友送給他的)
把滴着的眼淚拭去
『同志！咱熬了五十多年
咱算是沒有白熬』

(四)

一次

機車趕着要零件

他一個人整夜沒有下班

雪風在野地呼號

砂子打在窗子上……

(五)

『唉唉！你們年青

你們趕上了好日子

咱們麼

咱們的苦說不完』

(六)

翻開政治課本

眼淚又滴在書頁上了

他底手有些發抖

他用鐵片在地下寫着字

他狠狠地記住了

『文化也要翻身』

他捧着功勞簿

(一)

嚴肅的站在主席台上
他捧着紅色金字的功勞簿
幾百雙眼睛一齊亮起來
這間高大的廠房
也像忽然透明了許多
誰不羨慕他的光榮呢

(二)

六十二歲了，老年的歲月

却越使他健壯，越使他興奮
從紅爐里燃燒過的臉膛
和他發赤的胴體

在工作場上

他和一口銅鐘一樣

在同志們底心上敲響着……

(三)

『爐壁有了障故

落火修吧？』

『不！落火要誤點』

有的年青人

把鼻子一掀就走開了

他不走開

他不吱聲的

就趨進了發着高熱的爐子里去
『工作還要講價錢麼』

他底額頭燒焦了

他底胳膊燒焦了

然而機車沒有誤點——

機車在軌道上馳行着

他底心也在跟着機車馳行

焦紅的臉膛更顯得鮮明了

(四)

他底胸前掛着獎章

像一顆星，又明又亮

同志們都是愉快地迎接着他

『老吳頭！你來的真早呀』

他不肯耽誤一分鐘

下班他最晚
還要計劃好明天的工作

競賽着的人們

天橋上的滑車

在嘩喇嘩喇地滾跑着

巨型的鏟刨機

在澀膩的吐着鐵屑——

廠房里震蕩着吼叫的聲音

新出的車輪

在一個一個的向外搬移

一張一張的臉色

都像車輪似的黑，車輪似的鈍重

歲月的鋼鑽在上面刻着

痛苦深重的條紋——

像野火燃燒過的曠野
像失過火的煤井

從舊中國時代起

經過敵偽的北滿鐵道局

四十年的血汗剩下來

一把鋼硬的骨頭

痛苦當飲料填滿肚子

用幻想來養育着妻室

（猶如自己被前一輩人的養育）

等着太陽從西邊出來——

壁報上閃耀着名字

胸前的獎章

比飛輪在轉動的還眩眼

無論出現在那里
都有親愛的眼光在祝慕着
因為你已經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的時代
勞動英雄賽過從前的狀元

把貧困和痛苦

找劍子手蔣介石算賬去

『老楊哥！夏季攻勢打進四平

秋季攻勢進瀋陽喝燒酒』

隨着廠房里聲浪的震蕩

工作在突擊

滑車又滾過來了

那邊的電鑽在冒着火花

『十三廠的成績驚人——』

鏟鉤超過三倍半』

汗水在臉上開河

眼珠像電火一般的

迎接着新來的消息——

手臂上冒着黑色的煙火

賭一口氣，一定要趕上去

把勝利旗搬到自己的廠門前

出發

午後六點鐘

槐樹葉閃着西沉的陽光

車站上响着

金色的笑聲和腳步

大板車進來了

馬在喘着氣

人在擦着汗

堆成山的木箱——

「八一」迫擊砲彈

哧，哧，哧……

機車上滿煤，喝飽了水

好像一個精壯的漢子

橫身都是力的跳動

那樣粗大而愉快的呼吸

在等着出發

司機員瞪着眼睛

六點二十分開車

搬呀！搬呀！

一個一個的車皮

像貪饞的傻小子

肚子挺得滿滿的

砲彈，手榴彈，炸藥……

（它們都歡天喜地的宣誓着
要去給蔣介石一點臉色看

打掉他底賣國腦瓜)

沉重的彈箱壓在肩上

肩頭都壓破了

汗水流進眼睛

仍是跑呀跑呀

從站台向車皮搬

看誰跑的快

誰的次數多

『不要耽誤工夫，快開車了』

哼！哼

腳踏的站台打閃

廣播機在報告着

旅客們上車的路綫——

他是從北安來的

傷好了重上前綫

他是從綏化來的

傷好了重上前綫

前面的一列車

兩千餘農民參軍

背包扔在車架上

掏出懷錶來對準時刻

在日記本上記着

『八月二日從哈爾濱出發』

胳膊像松節一般的結實

微微的笑了

『同志！對個火

『同志！再給一包煙捲』

「同志！哪一天的報」

「同志！你看那個人——」……

噲，噲——

火車開動了

噲，噲，地在跳動

人的心也在跳動

給車站留下一個口信

「聽咱們反攻的消息」

群

頭上頂一個麻袋

胸前掛一個大牌子

嘴里蹺着半截香煙

滿臉的汗氣

老遠就看見一對眼睛

像牯牛似的發亮

脚下像把石板也要踏碎——

笑聲像一陣陣的急風

掃過樹林

肩上扛着

不管一百斤，二百斤的包裹
哼着，哼着

從站上搬到倉庫
又從倉庫搬進車皮

說聲開玩笑

把一個人翻倒在地下

像堆羅漢似的壓着

爬起來抖掉灰土

全身又閃着

燦爛的光輝

火車進站了

車長嚮導都很忙

站長也在指揮着

他們擁擠在貨車門前

搬呀，搬呀

好像一長串螞蟻

三百件，五百件……

半點鐘卸完，又裝上

不能誤點

又從汗水里洗了一回澡

坐下來又是一陣哈哈……

大家都清楚的記得

背後再沒有人拿着鞭子

像押囚犯似的

陀罵着，驅趕着

整天哭喪着臉過日子——

壞蛋們都逃跑了

窮人是一家

把腰板都伸直起來

像一顆菓子樹

從新吐放着花朵

「喂！大家都核計一下

明天要向壓迫過咱們的楊把頭算賬

把苦水都倒出來」

集合在貨物棧旁邊

站着，蹲着

嚴肅地核計着明天的鬭爭會

闖倒八大頭

天上有九頭鳥

哈爾濱站有八大頭

八大頭王之江第一

張世英第二——

工人們沒有衣裳過冬

他們是滿箱滿櫃

工人們沒有米下鍋

他們酒肉樂的美

認過鬼子當乾爸爸

誰要上鐵路找碗飯
先得餵飽他們的狗嘴

誰發了『光復財』

八大頭站了先

五十車拌子，四車皮白麵

（原來是分給工人們的財產）

把工人們的骨渣子也要吸乾

在前的哈爾濱站

是八大頭的站

欺瞞民主的鐵路局

工人們抬不起頭

『「中央軍」來了有你一官半職』

王之江拉攏着八大頭
王之江逃走長春
七個大頭受到鬭爭

民主的鐵路局好領導
工人們的眼睛亮
慢說八大頭來七大頭
一萬個大頭也要鬭倒

鬭倒大頭好翻身
工人們團結更抱的緊

一位英勇的破路隊員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的晚上

咱們鐵路工人組成的破路隊來到

葉柏壽東面二十里的鐵路綫

天上浮着淡淡的下弦月

遠處有稀落的雞聲

敵人忽然發覺了這支隊伍

咱們的一位司機同志

還爬在電桿上割着電綫

四個敵人把他包圍了

『繳槍』『繳槍』

槍機在嘩喇喇的响

他却拿定了主意

「喂！咱繳槍就得啦」

他從電桿上下來

腳剛觸地

像一霎閃電似的

「老子把子彈頭繳給你」

啪！啪

敵人一個倒了

一個的腿上冒煙

他回頭就跑……

但是、

山頭上的機槍咆哮起來

四面的彈雨向他射擊

像飛馬一般的奔馳

一面還擊着

他衝出了包圍

天亮了

回到隊里

人人都拉着他的手

『好小子

你真是咱們的英雄』

712.9
1233

59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82
12475

